

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

马克·吐温

Mark Twain

幽默小说



李文俊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

马克·吐温

幽默小说

世
界
文
学

名
作
典
藏
本

李文俊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徐如麒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插图：邱建军

马克·吐温 幽默小说

李文俊 编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625 插页 4 字数 191,000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800 册

ISBN7-5321-1375-2/I·1082 定价：9.00 元

出版说明

一、本丛书为我社已出“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”之姐妹篇，目的是为了给广大读者了解和欣赏世界文学名著提供一个新的窗口。

二、本丛书所选均为世界经典作家，入选作品突出他的某一方面的艺术特色；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，适当也选收一点中篇小说。

三、本丛书分别约请国内知名的外国文学方面的专家、学者编选，并撰写选本序；另请著名前辈作家施蛰存先生撰写总序，置于每本书的书前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94年12月

总 序

施蛰存

近代型的短篇小说(包括中篇小说),在欧洲,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叶。英语称短篇小说为 short story,其字义为“短的故事”。中篇小说,英语为 novelette,其字义为“小型的小说”。而小说(novel)这个字的意义是“新奇事”。可知欧洲人的传统观念,以为“小说”都是以长篇巨制来叙述的新奇故事。

自从商业和工业相继勃兴,社会结构随之而大为改组。人民的生活节奏,也由中世纪的闲遐懒散,一变而为紧张忙碌。旧社会的那些在灯下炉边阅读几百页长的小说的绅士淑女,逐渐消失了。代之而兴的小说的读者,大多是职业知识分子,或赋闲的人。他们阅读小说是为了暂时填充生活的

空虚。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,于是短篇小说应运而生。

短篇小说并不是具体而微的长篇小说。长篇小说可以容纳很复杂的情节,可以叙述延续几个月乃至几十年的故事始末。这些功能,短篇小说都无法具有。因此,短篇小说的题材内容、创作方法,逐渐地远离了长篇小说,自成为一种文学类型。

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(1918),欧洲出现了许多短篇小说作家,他们的作品的题材内容都是人生或社会现实的片段。通过这一段世态人情的突出描写,反映了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形象。

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家给“短篇小说”下的定义常常举出一个短篇小说必须具有的条件是:通过少许人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中的行为,表现了世态人情的某一方面的典型。因此,人物性格与故事结构,成为短篇小说作家最重视的创作方法。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作品,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典范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,欧洲文学出现了新的动向。在新成立的苏联,作家强调写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;在西欧,由于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影响,作家们注意到:一切世态人情,都有表象和内蕴两种状态。人的一切思想、观念、语言、行为,都不是单纯的思维成果,它们是各种矛盾的、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。于是,有不少作家,不再以外在

的人情世态为作品的题材，而以揭示人物内心的思维活动情况为题材，于是出现了心理分析小说，使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开发了新的题材领域，短篇小说也随之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方法。这些作品，我们称之为现代型的小说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经过精心筹备，拟推出一套《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》，责任编辑徐如麒同志，来要我写一个总序。我看了全书目录，觉得这十种作品大致已可以概括欧洲短篇小说的发展过程。

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。他的著名小说《查第格》是为讽刺莱布尼茨哲学思想而作。从创作方法及故事结构两方面来看，它还不是近代型的小说。梅里美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。他的《嘉尔曼》是浪漫主义小说的杰作。从其结构及题材的处理方法来看，还是一部压缩了的长篇小说。屠格涅夫的两个中篇小说，也有同样情况。莫泊桑和契诃夫，各自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，他们分别奠定了俄、法两国的近代型短篇小说的基石。马克·吐温是这一系列中唯一的非欧洲作家。他的小说以讽刺见长，可以说是伏尔泰的继承者。康拉德和吉卜林，专写他们个人独有的生活经验，在小说的题材方面，可谓独专一家。詹姆斯和卡夫卡的作品，已抛弃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旧风格，而创造了现代型的小说。

这样看来，这一系列中短篇小说，除了各篇小说本身所给予读者的精神感应之外，还可以为读者提供一种文学史知识：短篇小说的发展历程。

我希望读者看了全书以后,还愿意什袭典藏。

1994. 9. 8.

选 本 序

李文俊

马克·吐温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作家,关于他的生平与创作已出现了不少研究论文与资料。这里只想对他总的情况作一简单的勾勒并介绍一下他的幽默小说。

马克·吐温(Mark Twain, 1835—1910)原名塞缪尔·朗荷恩·克列门斯(Samuel Langhorne Clemens), 1835年11月30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村庄,四岁时随家搬迁到该州密西西比河边的汉尼伯尔,这是河上的一个港口小镇。

塞缪尔的父亲约翰·马歇尔·克列门斯是当地的法官,没有多少收入。他花钱买了田纳西州一大片土地,却一直未能得到收益。他开店亏本,给人作保又上当受骗。他没

有多少科学知识与经济头脑，却空想发明什么“永动机”。以上这些性格上的弱点，似乎都为马克·吐温所继承。塞缪尔的母亲心地宽厚，机智聪明，对一切都有强烈的兴趣。她快言快语，讲起故事来极其生动。据说有一次在火车上，有两个男人议论马克·吐温出生在何处。她听见后转过身去对他们说：“我是他妈妈，我应当知道，生他的时候我在场。”这话使两人一下子都呆住了。马克·吐温有一次说自己：“出国二十年，认识许多口才好的人，也听过他们说话，但是最后还是觉得在打动人¹与雄辩上，谁也敌不过自己的母亲——那位住在西部穷乡僻壤，没受过训练，没有技艺，默默无闻的小老太太，她具有那么美好的灵魂，那么宽厚的心灵与那么让人心醉神迷的舌头。”显然，马克·吐温也继承了母亲的禀性与才能。

汉尼伯尔是个发展中的小镇，去西部谋生路过这里的人络绎不绝。它是密西西比河西岸的一个码头镇市，而密西西比河当时算得上是“全国的公路”。每星期六都有班轮在这儿停靠。到时候一声“班船来了”，沉睡的小镇便会猛然醒来，大家都拥到码头上去看。因此，闪闪发亮的大河、岸边的陡坡、小镇以及镇上居民与沿河上下行的各色人等便构成马克·吐温童年的世界。而这些后来也都进入他的作品，成为美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中色彩鲜明的一个部分。

马克·吐温的父亲在1847年亦即小塞缪尔十二岁时死去，塞缪尔的学校生活又勉强维持了两年，接着他便进了

印刷厂当学徒。1853年他离开家乡到外地(也包括首都华盛顿)去当印刷工人。1858年,在从辛辛那提到新奥尔良的路上,塞缪尔迷上了在密西西比河上当领航员的生活,他遇到了贺拉斯·毕克斯比,便拜这位有名的领航员为师。1859年塞缪尔获得驾驶执照,当上了正式的领航员。他一直干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密西西比航运业凋敝下来为止。这四年的河上生活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。他的笔名就是从船上劳动中得来的。“马克·吐温”原意是“两呎”,即十二英尺,这是行船时负责测量水深的船员嘴上得经常喊叫的一句话。倘若水深不到两呎,轮船就有搁浅的危险。领航生活使他熟悉各式各样的人物,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,马克·吐温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真实的故事,他后来说:“每当我在小说或者传记里发现一个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时,我总感到很亲切,因为我从前见过他——在船上遇见过。”

吐温在汉尼伯尔时就常听人胡侃。那里的居民没有太多的文化生活,“侃大山”成了他们主要的文娱活动。在船上,他又进一步接触到西部幽默、滑稽的口头文字。那些极度夸张、异想天开的情节最投合他的口味。日子一长,他自然也掌握了讲述故事的本领。

密西西比河航运业一蹶不振,马克·吐温只好跟随哥哥奥里昂进入西部,到内华达去寻找出路。在这里他参加过各种找矿活动。金银矿没有找到,他却发掘到了另一种矿苗——西部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在把当领航员时积攒起来的钱

都用完,发财的希望成为泡影后,马克·吐温只得进一家报馆去工作——他毕竟在印刷厂干过,也算与文字工作沾上点边儿。他没有想到的是,这就是他写作生涯的开端,除了当记者写些报道之外,他也开始写幽默故事,当时报界有登这类小文章的风气。马克·吐温在西部时也开始做幽默演讲,这种类似我国的“单口相声”的表演显然很适合他的天性。他逐渐琢磨出一套技艺:怎样绷着脸自己不笑,怎样装傻充愣,怎样推上高潮,最后又怎样“抖包袱”。巡回演讲逐渐成为他的第二职业,他后来正是靠这项活动还清自己因盲目投资而欠下的大笔债务的。

1867年,马克·吐温搬迁到东部去为纽约的一家报纸工作,这一年,他出国访问了法国、意大利与巴勒斯坦。1870年他与奥丽维亚·兰登结婚并迁至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定居。这之前,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《傻子国外旅行记》(1869)出版。这是一部记述1867年国外之行的游记,结构并不严谨,却充满了许多逗趣、轻松的故事。它一方面满足了当时美国人对国外事物的好奇心,另一方面也挖苦地指出了欧洲的一些不见得先进的地方,这对克服当时普遍存在的盲目崇欧思想是起了作用的。这以后马克·吐温再接再厉,又写了形式、体裁相似的《艰苦生涯》(1872)与《密西西比河上》(1883)。《艰苦生涯》记叙了吐温在内华达、加利福尼亚与夏威夷的经历。《密西西比河上》则是对自己当年河上生涯的回忆,有些章节写得饶有诗意。稍后出版的《赤

道环游记》(1897)也属于同类作品,是记叙 1895—1896 年吐温偕妻、女的环球旅行的。

马克·吐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与查尔斯·达德利·华纳合作的《镀金时代》(1873)。整本书结构松散,有些章节写得像很差的感伤通俗小说。但是在书中吐温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——彬彬有礼、慷慨好客、虽贫无一文但充满轻易致富幻想的赛勒斯上校。书中也抨击了当时人人想快快发财的拜金主义与政治上的腐败现象——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参议员狄尔华绥,他满口仁义道德,其实投机欺诈,无所不为。因为有了这本书,人们常把内战后的那段时间称为“镀金时代”。

接下来吐温创作了两本流传极广的作品: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(1876)与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(1885)。如果说前一部是世界儿童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作品,是“关于童年的一首牧歌”的话,那么后者却显然已突破儿童文学的范畴,成了对种族平等、人性尊严的一曲颂歌。马克·吐温自己说,在这本书里,“健全的心灵与畸形的意识发生了冲突,畸形的意识吃了败仗”。作者笔下的哈克贝利不受所谓“文明”的污染,以自然的眼光观察事物,通过他的眼光,宗教上的、封建的落后现象被揭露得格外尖锐与深刻。书中的哈克最后宁愿自己“下地狱”,撕掉了证明他的黑人朋友吉姆奴隶身分的信,决心帮助吉姆获得自由。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除了内容上的民主性之外,叙述语言上采用了纯粹的

美国口语也是一大特色,这一点在美国文学的发展上具有很大的意义。在这之前,美国作家都用英国书面语言写作,这总与美国生活有些格格不入。在这以后,美国作家都循着吐温开辟出的道路前进。所以,托·艾略特说这部小说在英美两国开创了新文风,是“英语的新发现”。他还认为哈克贝利·费恩的形象是永恒的,可以同奥德修斯、浮士德、堂吉诃德、唐璜、哈姆雷特等相比。海明威则说“全部美国文学起源于马克·吐温的一本叫做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的书,……这是我们所有的书中最好的一本”。福克纳也说:“舍伍德·安德森可以说是我这一代美国作家的生父,代表了美国文学的传统……。德莱塞是他的兄长,马克·吐温则是他们两人的父亲。”

从八十年代末开始,马克·吐温的创作进入后期。他写了几部讽刺小说,如:《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》(1889),这是对英国作家托马斯·马洛礼的《亚瑟王之死》(1485)的戏拟仿作,是一部幻想小说。书中让一个铁匠出身的十九世纪美国人倒退到六世纪的英国去生活。书中两种文明的对照使一些弊端更显得突出,而在艺术上也获得了一种荒诞性的喜剧色彩。《傻瓜威尔逊》(1893)通过一个两个婴儿对调的离奇故事,说明白人并非生来优越,黑人也不是天生愚昧。从1900年发表的《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》中可以看出,马克·吐温早期欢快的幽默已经消失,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深恶痛绝的悲愤情绪。这以后,马克·吐温的愤世嫉

俗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他认为人类在一定意义上还不如动物。他说：“在一切生物中，人是最丑恶的。在世间的一切生物中，只有他最凶残——这是一切本能、情欲和恶习中最下流、最卑鄙的品质。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痛苦的生物，他并非出于什么目的，而只是意识到他能够制造它而已。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中，只有他才具有卑鄙下流的才智。”从一个长时期给社会带来欢乐的老人那里，我们听到了这样沉痛的声音，这是一个悲剧，也说明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
马克·吐温晚年还写了不少猛烈抨击帝国主义侵略政策、种族歧视措施的政论。例如，他曾声援中国的义和团，并声称“我也是义和团的一员”。

1835年，马克·吐温诞生那一年，哈雷彗星划过长空，人们预测它将于1910年返回。马克·吐温曾说他将随这颗彗星而去。1910年4月19日，哈雷彗星出现，四天之后，马克·吐温果真离开了人间。他留下了一些稿子与口述的自传，这些作品后来都被整理出版。

下面再谈谈马克·吐温的幽默短篇作品。我们已经知道，马克·吐温从小就生长在美国幽默文学的诞生地中西部。他在小镇与轮船上的“龙门阵”里受过培训。他在西部报纸上练过笔。又得到当时很负盛名的幽默作家阿·华德与布·哈特等人的点拨。他不但笔头上来得，而且还能登台表演，是个“讲笑话的好手”（鲁迅语）。他的成名作即是一个

幽默的短篇小说《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》(1865)。这篇作品阴差阳错,没有能在西部地方报刊上发表,却被转到纽约大报上刊登,这就使马克·吐温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。他从五十年代开始写这类作品,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,后来也陆陆续续写了一些。这些作品一部分是小品,别的则是短篇小说。但是不少作品界线难以区分。美国的马克·吐温研究者查尔斯·奈德干脆说:“区分某些作品是不可能的,也是不必要的。作者自己性格的特征在它们之中是如此强烈,其内在的价值的强度使它们超越了文学样式的分类的要求。”

说到马克·吐温幽默的实质,伯纳·萧曾在写给马克·吐温的一封信里说:“我相信将来写美国历史的人会发现你的著作对他是必不可少的,正如法国的史学家重视伏尔泰的政治评论一样。我对你这么说,是因为我写了一个剧本,里面有一个牧师说,‘说实话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’,这句隽语是你教给我的。”马克·吐温在另一个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。他说:“实话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,让我们节省点儿使用它们吧!”这说明幽默的核心在于点穿真相。这一点又与马克·吐温幽默创作背后存在着严肃的社会责任感有关。有一次马克·吐温说到上世纪末一些红极一时的幽默家,如阿蒂默斯·沃德和乔希·比林斯等,他不胜感慨地说:“那时候,这些人为数当在四十位以上,他们的文章一出,人们都广泛地传诵,然而,曾几何时,如今已经不听人提

到他们了。……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快被大家淡忘了呢？这是因为：他们仅仅是幽默作家而已。‘仅仅是幽默的’作家是不可能逾远弥存的。幽默只是一股香气，一些点缀装饰。它往往只是一种在语句和缀字间的新巧花招，像我们在阿蒂默斯·沃德、乔希·比林斯、纳斯比等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。但时尚瞬息变迁，而这些人的声誉也就随之消失，有的人说，一部小说只能是一件艺术品，你绝对不可以在它里面说教，绝对不可以在它里面教导读者。这句话对于写小说也许具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对于写幽默文章就不尽然了。写幽默文章时，是不可以公然地教导读者，是不可以公然地向读者说教，然而，如果你要这类文章长远流传，那它们就必须既是说教的又是教导的。当然，这里我所谓的‘长远流传’，那意思也只是说流传三十年罢了……我本人一向是说教的，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，我的名气才能持续三十年至今不坠。如果幽默的语句会不期然而然地来到，那时候我就让它在我的讲道稿中占一席之地，但是我不可能只是为了幽默的缘故而写出一篇讲道稿，不管幽默是否准备进入我的讲道稿，我是照样要将稿子写出来的。”

这里所说的“说教”与“教导”，当然不是指生硬地板着脸讲大道理，而是说要“寓教于乐”，幽默后面总应该有一个严肃的主旨。从根本上说，这主旨必须是“说实话”。幽默不是小丑般的肆意逗趣打闹，更不能“打哈哈”，散布“谎言、做作和欺诈”。这后面三个词儿来自英国幽默作家萨克雷的一